

江湖 故事

你如果赢了，天意楼归你；
你若是输了，
就给我跪着爬出保定府。

风萧萧〇著

吉林出版集团
吉林文史出版社

江湖故

风萧萧



吉林出版集团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江湖故事/风萧萧著.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1.7
ISBN 978-7-5472-0762-8

I. ①江… II. ①风… III. ①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42478 号

江 湖 故 事
JIANGHUGUSHI

著 者 风萧萧
出 版 人 徐 潜
责任编辑 梁丹丹
封面设计 DMZ[※]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 吉林文史出版社
发 行 吉林文史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130021
电 话 总编办:0431-86037598 发行科:0431-86037501
网 址 www.jlws.com.cn
印 刷 长春方圆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1000mm 16 开
印 张 22
字 数 370 千
版 次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书 号 ISBN 978-7-5472-0762-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431-86037598

目

录



保定贼王	1
绝命侦探	34
血洒棋坛	64
花毬大王	87
黑面剑客	94
丐王传奇	116
天下赌王	140
传奇镖王	181
红颜名捕	200
保定药王	232
千古绝方	309



保定贼王

保定府的老马号，三教九流云集，什么稀罕事都有。对此，保定人大都见惯不惊了。唯独最近陈鹏举当街支摊儿，做起赈灾济贫的善事！着实出乎人们意料。

陈鹏举是保定府最大的布料行的老板，拥有大量金钱。据说他害怕土匪，把那金银财宝都埋在了地底下，竟使院子里的土拱起一道墙。陈鹏举钱多，却一向把钱看得比命还重。吃，终日白菜豆腐；穿，冬夏粗布麻衣。看他的老婆孩子，骨瘦如柴，满脸菜色，哪像有钱人家的。

也是，若是想让陈鹏举多花一文钱，简直比上天还难。铁公鸡，一毛不拔。客人到他的布料行看货，一般都是排队等候，喝杯茶水总是应该的吧。可陈鹏举派人上的茶水却出奇的清亮，阔叶大花满满沉淀大半杯，煞是好看。每逢这时，客人看着茶杯里面的茶叶，就笑吟吟地问：“这是什么好茶？放这么多，岂不可惜了。”

下人李大听后，就诡秘地笑笑，说：“先生尽管喝，不可惜，多着呢！”

客人举起茶杯，舍不得般地小口抿上一点，品品，发觉茶叶虽多，却无滋无味。

李大看后，又偷偷笑笑，说：“先生慢饮。”就离开了。李大最清楚，这茶叶是陈鹏举将以前用过的茶叶捞出晒干，重新放到水里的，当然淡而无味了。

陈鹏举年近五十，年轻时即担着货郎担，走街串巷，做些针头线脑的生意，后来做大了，开了几家店铺，也算是保定府一带有头有脸的人物。

人们常这样议论陈鹏举：



“要说陈鹏举呀，那钱多得能垒墙。许是深知挣这份家业不容易，所以陈鹏举在花项上计较得很。”

“岂止是计较得很，我看他一文钱都能掰成两半用，几粒米也能熬锅粥，什么深知挣这份家业不容易，我看这是‘老抠儿’，吝啬鬼！”

“不对吧，你看他那相貌，方脸大耳，一副豁达宽宏的样子，怎么合计也不能和吝啬鬼挂上钩呀。”

不管怎样，能让保定人议论已经很不容易了。要知道，保定可是藏龙卧虎之地啊。

如今，陈鹏举这样一个想从橘子皮里榨出汁来的人物，却从自己的腰包里大把大把往外掏银子，怎能不让保定人吃惊？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别人行善积德，顶多熬几锅粥，捐些御寒衣物，搪塞敷衍而已。陈鹏举却每天从家中端出二百两白花花的银子，凡要饭的、家境不好的、一时接济不上的，都可以领到二两，既无需借据，也不必留名，拿走，只管用就是！

天天如此，再富的人家也得败了！可看他陈鹏举，笑眯眯地站在桌台之后，并没有割肉般的难受。再仔细看那就看出门道来了，只见陈鹏举那两只眼睛滴溜溜地转，明眼人一看便知，陈鹏举积善仅是幌子而已。他一定另有企图！

陈鹏举他想干什么？

对这件事，一般人只是感到奇怪，并没放在心上。

但陈鹏举的举动已经引起一个人的注意，此人就是江南名捕李元雨。多年以来，李元雨一直在苦苦追捕一个朝廷重犯……在陈鹏举面前，他忽然看出了其中的门道，似乎多年以前的东西在他的眼前跳动着浮现出来，是殷红的鲜血！他看着陈鹏举，心里激动不已。多年的疑案，就要水落石出。

但李元雨毕竟是江南名捕，他没有轻举妄动，而是在一边细细地观察。李元雨的奇怪举动，自然也逃不脱另外一个人的眼睛，他就是当今保定贼王——黄毛。

说起黄毛，那可是保定府响当当的人物，陈鹏举出名，靠的是他那能垒墙的钱财。而黄毛呢，靠的是他那双灵巧的手。黄毛的一双手的确特别，皮细肉嫩，五指尖尖，如妇人的一般，中间三指更是出奇的长，齐齐的，如竹笋，似葱白，十分好看！但他的手好看只在其次，关键是好用！他可以把手伸进滚开的水里取出落到里面的珍珠，手却无损。速度之快令人瞠目。另外，他还学会了一手隐身轻功，可以瞬间在三米之外不见人影。黄毛就是凭这双快手和隐身轻功，被人誉为贼王。



有人说黄毛能把人放在贴身内衣里的钱袋子掏出来，取走要取的东西，还在里面留下字据，明人不做暗事！他用那双手能轻松地打开天下名锁！传说，他能将皇上几斤重的玉玺搬弄着玩个把时辰。

单看黄毛的长相，白白净净，斯斯文文的，一身朴素布衣，横看竖看都像个进京赶考的秀才，那双眼睛似睁似闭，永远睡不醒般傻乎乎的，让人凭空对他有所轻视。就是这永远也睡不醒般傻乎乎的眼睛，明里看像是在睡觉，但你仔细看，那眼睛里面却满是锥子样的光芒，只要人从他的身边走过，准会被他看出你衣袋里装的东西，若是看着喜欢，那东西就瞬间进了黄毛的口袋里。这样的人若是盯上了你，你说能有什么好？

日落西天，夕阳把天空浸染得瑰丽辉煌。陈鹏举收拾起摊子，看着意犹未尽的人们，心里暗暗动了一下，说：“李大，你尽快收拾了吧。”

陈鹏举让下人李大在这里打点，自己准备离开。

“主人，您又去大西门？”李大看着陈鹏举问道。

“莫要问了，快收拾东西回家去吧！”说完，陈鹏举就来到了保定大西门。此时的日头已经变得如磨盘般大，如同浸着殷殷鲜血。每逢陈鹏举看到这如血的日头，心就不禁战栗。他无法忘记那多年以前的事情……

在保定，几乎没有人知道陈鹏举的历史，他刻意经商，并不大肆张扬，为的就是要走遍大江南北，寻找当年那个失散的遗孤……那应该是四十年前的事了，但陈鹏举无法忘记。当年，庄廷龙文字冤案震惊全国，所有人为之胆战心寒。

庄廷龙，浙江归安人，清初名士，著作齐天，号称江南才子。此人愤世嫉俗，文章字里行间隐含着忧国忧民。不料，由于得罪了当地知县吴之荣，一纸密告送达朝廷，殃及八方的庄廷龙文字狱便发生了。此案株连数家，杀二百一十人，流放八百多人。虽然庄廷龙已死，但仍没逃过劫难！

当时，江南大地艳阳高照，归安千万人集中到庄廷龙的古墓前，被迫观看官府掘墓鞭尸，只见八个手持利斧的赤膊大汉，咕咕喝干兑上鸡血的烈酒，大吼一声，轰地掘开坟墓。

打开墓穴后，只见通红的棺木里，庄廷龙须发舒展，面如重枣，栩栩如生，人们惊异不已。忽地一阵疾风吹来，霎时乌云满天，平地一声炸雷，长天顿然雷声滚滚，如千万头牛狂奔怒吼。刽子手惊慌失措，慌忙一刀下去，庄廷龙人头落地，脖腔竟然喷涌鲜血，达数丈之遥，直向刽子手溅去。刽子手登时毙命。其余人见状，哀叫着纷纷逃遁。



归安人齐声哭嚎，泪洒如雨，悲情撼天动地！

此事骇人听闻！

而当时江南的微雕大师神雕马，正巧路过归安，听到此事，悲叹良久，终日以泪洗面。后来，人们看见他在悄悄调查庄家后人生平喜怒哀乐，并记在本子上。不久，神雕马便倾其家产，买来稀世珍宝紫花翡翠，半年不出家门，精心雕刻庄廷龙冤魂谱，一共二百一十人，一人一画，均雕刻在枣核般大小的紫花翡翠上，上面的人物细如毛发，惟妙惟肖，轻轻摇动，栩栩如生，尤其是庄廷龙被斩之法场，数千人泪珠飞溅，那各异的悲戚神态，尽集中在枣核之上，实在是一件稀世珍品！

当神雕马雕刻完毕后，豪饮三罍江南烈酒。

“苍天无眼啊！可怜庄家一门名士……”神雕马大哭三天。

神雕马的哭喊，自然惊动了他的邻里。乡村里正陈天祖，闻知此事，暗暗记下神雕马的言行，当他从神雕马窗后窥见神雕马在枣核大小的紫花翡翠上雕刻的庄廷龙冤魂谱后，几近目瞪口呆，连声叹息神雕马的鬼斧神工……

谁也想不到，当天，一队皂隶气势汹汹来到马家，可怜马家数十口，瞬间惨遭屠戮……而那稀世珍品也被神雕马砸为齑粉。

唯一逃脱的就是一个未满十岁的少年……而当年告密者陈天祖也在当日暴病死亡！人们暗地说，这是老天报应！而保定布店老板陈鹏举就是告密者陈天祖的儿子！

如血的日头滚下了西山，大地猛地幽暗起来，往保定府看，那高耸入云的两个大旗杆已经没入黑暗之中。

陈鹏举微微叹口气，从大西门的高墙上下来。今天，他脚步有些迟缓，也有些沉重，已经几十年了，时光如梭，先人的坟地已经荒草萋萋。而作为陈天祖的后人，陈鹏举遭到了人们的唾骂。没办法，陈鹏举只得离开美丽的江南，到保定过起了隐姓埋名的日子。每每看着西天的落日，陈鹏举就感到分外压抑。

“陈先生，回去呀。”守城的士兵对陈鹏举已经十分熟悉。

陈鹏举点点头，就离开了大西门。

他并不知道，在他的后面，悄悄跟着一个人，这个人一身皂衣，走路如同踩着薄纸，轻飘如云。

陈鹏举回到家里，李大立即过来，端上饭菜，多年以来，李大一直这样尽心尽力地照顾着陈鹏举。

“主人，饭菜已经备好了。”李大说。



但陈鹏举没有一点食欲。陈鹏举喝了口茶，问：“那个人可曾来过？”

李大看着陈鹏举，摇摇头。

陈鹏举轻轻叹口气。

李大看着陈鹏举，说：“主人，您天天如此叹息，这怎么行。俗话说，愁肠寸断呀。主人，莫要这样了。”

陈鹏举说：“你快下去吧。记着，不该你知道的事情，你就不要问。不该你说的话，你就不要说。”

李大答应着下去了。

屋里又复归寂静。当年的情景又出现在他的面前。

岁月悠悠。每年，他都带着许多银子，出去很长时间，就是在寻找当年逃脱的那个男孩！

如今，在保定，他忽然找到了这个人。他欣喜若狂。

这个人就在保定老马号的一间窄小的屋子里，经营人头绘画，日子也过得异常艰难。人称马一达。

马一达一直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被官府追查，不敢做祖传老本行，万般无奈，挂上“画像”的招牌，借以糊口。

当陈鹏举找到这个人后，心里着实激动起来，但这个马一达很是怪异，几乎不与陈鹏举交流。但陈鹏举自从和马一达接触后，发现这个人不仅乐善好施，更喜打抱不平。里里外外都是个善人。

的确像当年的神雕马！

一日，天气清冷，朔风夹着雪粒子直往人脸上打。行人纷纷躲进店铺茶楼，街上顿时冷冷清清。

马一达在街上干熬了一个时辰，仍没有生意上门，又冷又饿，心里不觉悲凉起来。当年，是父亲的一腔热血，使家道殷实的马家瞬间败落。从此，他过上了颠沛流离的日子。每逢更深人静，马一达就拿出自己珍藏的刻刀，感叹良久。

这时，一位身宽体胖、脸上泛着油光的中年人来到画摊前，要马一达为他画张像，谈好了价钱，马一达端起画板，眯着眼先盯了一会儿，然后埋下头，刷刷刷，不一会儿便大功告成。

那人接过画像，看了好一会儿后，把头一摇，对马一达说：“你所画何人？”

马一达说：“正是先生您哪。”

此人又看看画像，说：“我就这个模样？”

马一达看看画像，再看看此人，觉得不好解释。单看这画上的人，歪鼻大



嘴，的确难看。不过，画画讲的是一个像字，不像此人，所画何意？一时无话。

此人看着画像，脸上颇有不悦之色，马一达知道自己是遇上找事儿的了。俗话说：在人屋檐下，怎能不低头？马一达一个外地人，又负着重案，焉敢造次？便赔着笑道：“先生若觉得不像，我可为先生重画一张。”

那人眉头一紧道：“重画？我在此候着，要费多少时间？你肯付我工钱？”

马一达心里感到不平：我画了半天，工料白搭不说，反倒要付给你工钱！这是哪的理！

但这样的人在保定为数不少，马一达深知此道，敢怒不敢言，就说：“既如此，先生留下名号地址，只管做自己的事去，一刻钟后，在下自会送画上门！”

此人却得理不让人，说道：“我现在就要。”

马一达摇摇头，说：“也好。不过这价钱么……”

此人一瞪眼，说：“你还提价钱？真是得了便宜还卖乖。你若是再如此唠叨，看我不把你的店面砸了！”

马一达看着蛮不讲理的人，也气不过，说：“你……”

此人一把揪起马一达的脖领，说：“既然你不答应，走，我带你去见官！”

“慢！”忽然，陈鹏举走过来，其实，他一直站在一边。马一达看看陈鹏举，觉得此人这些日子总是在自己的店面附近转，马一达本来对这个人就有些印象，这时，他站出来，显然是来主持公道的。

“先生，这价钱近乎白送，已经够是可以了。想不到，竟然如此，实在不堪。”马一达说。

陈鹏举意味深长地看看他，拿出一块银子，给了那个汉子，说：“我说兄弟，今天我找这位马先生有事。这银子，你就去望湖春酒楼吃顿酒饭，权当 I 在此向你赔个不是了。”

那人一看是陈鹏举，就说：“啊，是陈先生啊。他说我不堪，哼，我看这小子才是着实不堪哩。听着小子，我今天是看陈先生的面子，要不我就叫你知道我的厉害。”说完拿起银子，吹吹，等那银子发出一阵悦耳的声音后，才收起来，骂骂咧咧地走了。

风更紧了。人们看看没事，也就渐渐散开了。

马一达想到自己忍饥受冻，一副连个烧饼都买不起的样子，那怨气不觉就涌上胸膛，他霍地站起身，冲陈鹏举一拱手，强压怒气说：“先生，都说保定人欺生，果然不错！也罢，也罢，保定难容我，只得离开。”说着，就要把门关上。

陈鹏举说：“马先生，莫急。你听我一言，今天你就跟我回去，不要住这里



了。”

马一达不解，他看看这个人，觉得似曾相识，却又不知在何地见过面，就问道：“为什么？”

陈鹏举说：“刚才那人，是保定的混混，你今天惹了保定府的混混，晚上他就敢来烧你的房子。”

马一达有些吃惊道：“如此霸道！这如何是好？”

“随我来。”不由分说，陈鹏举拉起马一达，大步离开了。

果然，当天夜里，马一达的店面就着火了。火不大，但没人敢去救火，只是眼睁睁看着马一达的房子被火烧光。

过后，陈鹏举回来了，带着一身的寒气，同时，马一达也隐隐约约闻到陈鹏举身上有股烟火味……

“马先生，您的房子果然失火了。”陈鹏举说。

马一达走出陈家，看着熊熊大火，不禁泪如雨下。

以后，马一达多次想走，都被陈鹏举拦住。从此，马一达就在这里住了下来。

一日，陈鹏举正吃饭，马一达忽然进来，他看着陈鹏举桌上的粗茶淡饭，想到自己在陈鹏举家日日大鱼大肉，忽然感到不安，说：“陈先生，这……”

陈鹏举看见马一达进来，就急忙站起身，说：“马先生，来，快坐。”

马一达有些感动，说：“陈先生，你我素不相识，却每日盛情款待。而你，却粗茶淡饭，实在令我不安。”

陈鹏举笑笑，说：“马先生说哪里话。”

马一达说：“陈先生，今天您就把话说清楚，您为何如此待我？”

听到这话，陈鹏举忽然愣了一下，说：“马先生既然问起，那我就说了吧。请马先生随我来。”

他们来到了一个屋子里，陈鹏举立即把门关上，他仔细地盯着马一达，好久才说：“马先生可曾知道当年庄廷龙文字冤案？”

听到这话，马一达忽然脸色大变。

陈鹏举说：“马先生不要紧张。”

马一达看看陈鹏举，问道：“陈先生何以提起这件事？庄廷龙案是当今重案……这可是犯杀头之罪的啊。”

陈鹏举说：“马先生莫怕。”

“陈先生，这个玩笑可是开不得的。”马一达脸上已经冒出了汗珠。



陈鹏举脸色一下变得异常严肃,说:“马先生,我找你已经找了几十年了。如今终于找到了你。”

马一达脸色已经有了变化,但他还是装作有些奇怪地问:“陈先生为何要找我?”

陈鹏举叹口气,说:“说来话长。不过,马先生先看看此物。”说着,他从怀里取出一物,托于手掌之上。

马先生一看,是一个枣核!

马先生接过,仔细观察,脸不觉就变了,不足方寸的小枣核上,竟然刻着几枝翠竹!但见枝干交错,细叶轻浮,似微风拂动,如绿意盈然!的确栩栩如生,堪称巧夺天工之作。

“请问先生,这是何人所雕?”马一达淡然一笑。

陈鹏举说:“正是您的父亲,赫赫有名的江南神雕马。马先生难道不认识了?”

听到此话,马一达的脸忽然变色,道:“陈先生看错了吧。这样巧夺天工的技艺,我祖孙数代,都是粗人,哪里会的。陈先生一定是认错人了。”

“马先生不必如此。我相信我的眼睛不会看错。你就是江南神雕马的儿子马一达!”

马一达说:“陈先生开玩笑,我一个街头画匠,哪知此物雕法?单凭枣核上那细密的纹路,常人根本就无法想象,得需要多么微小的刻刀,懂得如何缜密的刀法!在下孤陋寡闻,陈先生慢慢用饭。我告辞了。”

陈鹏举看着马一达的背影道:“马先生,请留步!”

马一达停住脚步,脸上现出异样的神情。

陈鹏举从柜子里面拿出酒,对马一达说:“马先生,今天我陈鹏举就和你在一起好好喝上几杯。要知道,我已经多年不喝酒了……”说这话时,陈鹏举脸上出现凄楚神情,“马先生,你不知道,我陈鹏举为了找到当年神雕马的后人,挣下的万贯家财,尽数花在了路途之中,已经几十年了……如今,终于找到了……”陈鹏举忽然泪花飞溅……

马一达看着,心里不禁一动。他站住了。

夜色苍茫,保定府一片宁静。唯有那歌伎的唱堂,丝弦管乐,袅袅不绝。一时,他们举着酒杯,喝起闷酒。

陈鹏举决定挑明自己的意思。

“马先生,你的微雕之技如此出奇,却又为何以为人画像为生?”



马一达脸色微微一红，一时竟无从回答，忙端起茶杯，放到唇边轻轻抿了一口，以掩饰自己内心的不安。

这一切自然瞒不过陈鹏举的眼睛，他哈哈一笑，说：“马先生既不愿说，我也就不多问了，只是……”

陈鹏举看着马一达的表情，字斟句酌地说：“只是马先生身怀绝技，却不能留些物件在世上，实为憾事啊。当年，令父大人神雕马雕刻的庄廷龙冤魂谱，堪称天下珍品，只可惜化为齑粉。若马先生能在方寸之物上，将那桩天下奇冤重新雕刻，传给后世，当为珍品！马先生意下如何？”

马一达苦笑着摇了摇头说：“陈先生此言不差，但我已经发了毒誓，以后绝不再动刻刀一下！因为正是它，害死我全家，也几乎害得我命丧黄泉！”

陈鹏举再劝，马一达只是频频摇头，陈鹏举顿时急了，说：“马先生，若您能重操刻刀，将那天下奇冤雕刻出来，陈某愿将所有家私赠与马先生！这是我为马先生预备的紫花翡翠，您知道它的价钱吗？”

看着眼前的紫花翡翠，马一达心里一阵冲动，他知道这紫花翡翠价值连城。当年父亲就是为了买到这紫花翡翠，把家产全部当尽，而今，陈鹏举竟然买下了这紫花翡翠……

“马先生，请在上面雕刻出来吧。当年令父大人就这样做的。”陈鹏举说。

他手里的紫花翡翠，在灯光下光彩夺目。这时，李大进来，他看着陈鹏举手中的紫花翡翠，眼光就有些直，闪出了一些异样。他默默为马一达倒茶时，不知怎的，手竟然有些抖动，几次都把水洒到了桌子上。

“李大，今天你是怎么了？”陈鹏举有些嗔怪。

李大说：“主人，今天我有些晕。”

“既如此，你就下去吧。”陈鹏举说。

李大惶惶离开了。

马一达把杯中的茶水一饮而尽，站起身来，像是下了很大决心似的，将紫花翡翠推给陈鹏举，向陈鹏举一拱手，道：“在下先谢过陈先生的美意，只是钱财乃身外之物，即使家有万贯，于我也没有丝毫意义，人死后不过一堆粪土！如山的钱财不过是过眼烟云。恕在下不能答应，告辞！”

马一达说完，径自走了出去，陈鹏举一时激奋，冲他的背影喊：“陈某不是言而无信的小人，先生既不肯受，我也绝不食言，我陈鹏举积攒万贯家财，为的就是找到先生，只是令我意外的是，先生如此回答……罢了，我陈鹏举竟然如此无用，空有金银何意，明日便搬出银两，赈济贫民！权当为令父大人积德！”语气急



促，掷地有声。

马一达在门口迟疑了一下，终于又迈开步子走了出去。

“只是可惜，一代贤良的冤魂，无以祭奠了。”陈鹏举惨惨地说。

听到这话，马一达又是一阵犹豫，微微站了一下，最后，他还是走了，这次不但走了，而且再也没回来。

半个月已经过去。

这日，陈鹏举正在街上放银子。马一达出现了。短短半个月，他就消瘦了许多。他径直来到陈鹏举面前，冲他一拱手，说：“陈先生，不要如此了，不要如此了……”他的脸色有些羞惭。

“噢……马先生？且先坐一旁歇息，等银子发放完了，我自与您叙上一叙。”陈鹏举忙着招呼排成长龙的队列，顾不上与他答话。天气不热，他的额头上却有几滴汗珠。

马一达在一旁找了个凳子坐下，看陈鹏举满面笑容，跟一些衣衫破旧的叫花子打招呼，丝毫没有鄙视，心中又生出几丝敬意来。忽然，他在人群里看见了一个行为异常的身影，此人面如黑炭，身材高大，正在一边诡秘地看着陈鹏举。

马一达心里不禁一惊。

约莫一盏茶工夫，桌上那堆闪着光泽的银子没了，领到银子的兴高采烈，空着手的耷拉着脑袋，陈鹏举笑意盈然，向未领到钱的人拱了拱手，说：“各位父老乡亲莫急，明日来便是了，我陈鹏举依然在此候着！”

马一达站起来，又冲陈鹏举一拱手，说：“陈先生，莫要这样了，如此下去，就是万贯家财，也会散空的。”

陈鹏举说：“马先生，我陈鹏举这些年，苦苦寻找，就是为了让当年的庄廷龙冤魂谱再世。可惜啊，我陈鹏举含辛茹苦积攒家财，到头来，如马先生所说，不过粪土而已。当年大志无法实现，留下家财何用？”

“陈先生，在下已考虑好了，就依您之言！”

陈鹏举的嘴忽然一咧，一把拉住马一达的手说：“太好了！马先生果真是深明大义之人！走，随我一同到望湖春酒楼，咱边喝边聊！”

二人离去，他们不知道，此刻，那双冷漠的眼睛正紧紧盯着他们……

望湖春酒楼是老马号里数得着的大酒店，菜做得绝，尤其是里面的师傅，个个身怀绝技。单说那刀功，一个青皮萝卜，能给你雕出国色天香的红牡丹花来，老板也实在好客，高中低三档，看人下菜。所以，南来北往的客人都能在这里找到适合自己胃口的佳肴，除了达官贵人，富商豪贾，一般轿夫苦力也敢踏进望湖



春的门槛。

小二见陈鹏举领着一个人进来，就跑到二人的面前，笑吟吟地说：“陈先生来啦，快里边请。”

陈鹏举面带喜色，说道：“小二，把你们拿手的好菜端上来！别管价钱。我陈鹏举今儿要开怀畅饮！”

小二愣了一下，心里想：这陈鹏举是怎么了？真像换了个人！先是放银积善，今天又要开怀畅饮。谁不知道陈鹏举是个吝啬鬼。陈鹏举怎么忽然这样了？莫非和眼前这个人有关？这么想着，小二就打量起这个马先生。

陈鹏举见小二愣在那里，又说：“我说小二，想什么呢？还不快去！”一伸手，一块碎银竟递到小二手里。

小二接过赏银，大出意料，高兴地装起银子，笑着说：“谢谢陈先生。菜马上就来。”乐颠颠地跑出去了。

陈鹏举二人在雅间里坐了下来。

陈鹏举拿起酒杯说：“来，我为能和马先生相识，先干为敬。”

马一达也一下将酒喝干，说：“唉，马某何许人也，与先生又有何关系，值得您如此破费？”不觉面色悲戚。

正如陈鹏举所言，马一达的确是南方赫赫有名的神雕马的儿子。马家任何人都能把刻刀玩得出神入化，尤其擅长微雕，可以在一颗枣核上，雕出神态万千的人物景致……当时，江南达官显贵均以收藏马家的微雕为荣。后来，庄廷龙文字冤案，激怒了神雕马，他变卖了所有家产，购买稀世珍品紫花翡翠，雕刻上了庄家冤魂二百一十位，题为庄廷龙冤魂谱。雕刻的人物如血似泪，看后令人心灵震颤不已！可惜，马家此举被人告密，全家横遭屠戮，那稀世珍品，也被马家砸为齑粉，从此失传。

由于马一达当时正在外地，幸免于难，但他也遇到了千辛万险。记得马一达刚刚走到村口，忽然一个老人跃出，吓了他一跳。

“少爷，少爷……”老人哭诉。

“是老伯？”马一达认出老人是自己家里的老仆人。

“少爷，不要回家了。家里出大事了……”老仆人说。

马一达看着老仆人，问：“怎么了？”

“少爷，来不及说了，你赶快逃吧。”老仆人从暗处拉出一个女孩，说，“少爷，这是我的孙女庄玉儿，你们一起离开这里，逃得越远越好。”

庄玉儿泪水涟涟。



“对了，少爷，今天我把这话就说给你了，你要记住，对任何人都不要说啊。庄玉儿本不是我的孙女，她是当今名士庄廷龙的后人，你要好好保护她……庄家只此一人了……”

马一达大吃一惊。

这时，后面传来了追杀声。

“记住我的话，快逃！”老仆人用力把他们推到一边的草垛里，此时，追兵已到。

老仆人拦住他们，破口大骂，之后，一头碰死在一棵粗大的树上，顿时鲜血四溅。空气中弥漫起浓浓的血腥气味……

马一达和庄玉儿吓得张大了嘴……

在善良人的帮助下，他们连夜逃离。在辗转流离之中，马一达与庄玉儿离散。马一达悲恸欲绝，深感对不起死去的老仆人。最后落户到保定府。

陈鹏举与马一达在燕春堂觥筹交错，李大急匆匆找到望湖春酒楼，气喘吁吁地说：“主人。”

陈鹏举见是李大，就说：“怎么？有事？今天我和马先生在这里喝上几杯，你回去吧。我不会多喝的。”

李大看看马一达，点头离开了。

马一达看出，这个李大神色显得很奇怪。

“马先生，您别介意，这个李大是跟我多年的心腹了。当时，是我在大雪地里救起他的。要不啊，李大早就冻死了。有的时候，我出去办事，整个家就交给李大管理，很是让我放心啊。来，喝酒。”

两人非常尽兴，直到日头偏西，才互相搀扶着走出了望湖春酒楼。

晚风徐徐吹来，陈鹏举忽地感到一阵惬意。如今，陈鹏举终于感化了马一达，多年的愿望就要实现！他多年的愿望是什么？没人知道！

此时，保定府街头巷尾人影已然朦胧，酒楼飞檐在暮色中显得有些悲凉。就在陈鹏举和马一达的身后，还是那双眼睛正在死死盯着他们。巨大的危险已经降临到了他们身上。

这天早晨，黄毛刚刚起床，坐在院子里的石凳上，沏了一壶酽酽的龙井，就打发人送来一笼屉白运章的肉包子，一个包子刚放到嘴里，空空的院子前忽然有个人影一闪，又倏地不见了。

黄毛是保定有名的飞贼，这瞬间过去的人逃不过他的眼睛，他急忙睁大眼睛，快步走到院门口，眼前这个身影怎么那么熟悉？似乎是自己多年的记忆重



新出现。

莫非是庄玉儿？

想到这里，黄毛心里忽地一动，这么多年来，自己一个人在保定，从来就没有忘记失散的庄玉儿，他后悔自己当年一时疏忽，跟庄玉儿失散。

是死是活皆无消息。这一别就是十几年啊。难道真的是庄玉儿？他急忙追了几步，但大街上人来人往，那个熟悉的身影早已不见了。

这时，身后忽然有人动了自己一下。黄毛一回头，是一个陌生人。此人对他一笑，问道：“难道是黄毛黄先生？”声音不大，但是很生疏。

这个汉子脸黑如炭，一双眼睛闪着阴冷的光。

“你是何人？我怎么不认识？”黄毛有些冷漠地说，他对这个汉子的不恭敬有些反感。

“黄先生，你难道忘了当年是如何逃离的吗？”汉子说。

一句话，使黄毛想起了几十年前，自己和庄玉儿在一起的时候，忽然遇到了追兵……

“你到底是谁？”黄毛问道。

“这你就不要问了。你还记得庄玉儿吧？”汉子说。

庄玉儿果然还活着！一听这话，黄毛的眼睛霎时就睁大了，问道：“你说什么？”

庄玉儿，黄毛怎能忘记呢？

“庄玉儿在哪里？你告诉我！”黄毛说。

汉子看着黄毛，有些神秘地笑笑，说：“庄玉儿在哪里，自有人告诉你，可现在你应该去办一件事。”

“什么事？”黄毛说。

汉子再次看看黄毛，说：“此事只有你一个人知道，万万不要告诉别人。最近陈鹏举所谓义举是弥天大谎，实则包藏祸心。请以您之神技，注意陈鹏举。请好汉关照老马号画像之人马一达！至于我是何人，到时候你自会知道。”说完，忽地一下离开了。

此人是李元雨。

黄毛感到好生奇怪，思忖了好一会儿，才隐隐约约想起，老马号是有个人在街头给人画像，这个艺人叫马一达，不过，一个手艺人，无财无名，何来关照？但对于陈鹏举，黄毛的确有所感觉。这个保定第一吝啬之人能如此慷慨，实在令人怀疑！